



—恒殊 著—

SWAN III

天鹅·余辉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 CHIEF EDITOR _ YANG XIAN FANG ZHAO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actor.com]
COVER ART _ FU SHIYI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WANG HUAN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恒殊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

狮子座

出生在北京，生活与工作在伦敦

工程学士、艺术学士、出版业硕士

多本引进文学作品的中文译者

国内吸血鬼文化的奠基人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yomiimoy>

腾讯微博：<http://t.qq.com/yomiimoy>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yomiimoy>

已出版作品：《天鹅·光源》《天鹅·闪耀》



Do not move
Let the
wind speak
that is paradise.

SWAN

天鹅·余辉

— 恒殊 著 —



HENGSHU
WORKS

LET THE GODS FORGIVE
WHAT I HAVE MADE

WANGHUAN
ILLUSTRATION

LET THOSE I LOVE TRY TO FORGIVE WHAT I HAVE MADE.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 CHIEF EDITOR _ YANG XIAN FANG ZHAO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 FROM ZUI |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 zui@zuiactor.com |
COVER ART _ FU SHIYI | FROM ZUI Factor | / ILLUSTRATION _ WANG HUAN | FROM ZUI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ZUI 2012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写给我的家人。

写给总是第一读者的妈妈，每月给我寄书的爸爸，
不停为剧情该如何发展和我吵得天翻地覆的Pete（他有好多歪点子），
还有（几乎）每晚八点准时入睡的Dante。

你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很爱很爱你们。

还有殂宏，我的损友、知己、同学、姊妹、伴娘、司仪以及其他所有，我写完这本书的那天正好是你的生日。尽管近二十年来你根本不屑于看我写的任何一行字（我真想掐死你），但我希望你能够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元素精灵会祝福你。

沿着长满青苔的溪谷，
小妖精成群结队走了回来，
他们尖声地叫个不住，
“来买啊，来买。”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妖精集市》^①

注：① 摘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译者飞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那么，你的故事是什么？”他问我。狡黠的黑眼睛在烛光里一闪而过，刹那间让我在记忆里把他们重叠。

我说的是那个魔鬼。他的名字是奥黛尔·洛特巴尔，我的另一半灵魂。

噢，抱歉，也许你并没有看过我上一本书，所以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正如我面前的观众，此刻他们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我，等待我接下来将要带给他们的故事。

窗外，一个接一个的闪电劈开了圣马可广场上方积压了几个世纪的黑云，露出支离破碎的天空。当隆隆的惊雷接踵而至，这栋据说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木头房子摇摇欲坠，面前所有的杯盏盘碟叮叮咣咣互相撞



击，在并不稳当的木质圆桌上战战兢兢地跳着危险的芭蕾。

狂风带来了大量海水，从不远处的港口冲进那两根在过去荣耀地象征着威尼斯城门的花岗岩石柱，一鼓作气涌入小广场，淹没圣马可图书馆和公爵官的云石地面，一波又一波拍打着圣马可大教堂门口的台阶，溅起半人高的浪花，然后转了个弯，气势恢弘地涌入辉煌的圣马可广场。

从窗口望出去，昔日繁华拥挤的圣马可广场上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一只鸽子。事实上，仅仅几分钟之内，那里已经不存在什么广场了，只有一个突然出现的巨大蓄水池，头顶闪电明明灭灭，映出蓄水池四周围绕着无数古典华美的大理石拱门和廊柱，看上去就像一个古罗马式的浴池，就像你会在英国的巴斯温泉见到的那样，里面的水也是混浊的深绿色。

大雨倾盆。越来越高的浪花猛烈撞击着钟楼和灯柱，汹涌的海水争先恐后地涌进圣马可广场，漫入四周这座传说中世上最美丽的回廊，淹没了回廊上所有的珠宝店、面具店和彩色玻璃制品店。有些商店的大门已经不幸被撞破了，昂贵的货品孤苦伶仃地随着海水漂出来，包括拐角处那间咖啡店，我们前几天才坐过的几把白色的小椅子正在广场上沉沉浮浮。

那里就是我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圣马可广场上那间小小的咖啡店。

从那里开始，我遇到了他，我遇到了那些人。



· 01 ·

雨越下越大。

圣马可广场上早就有所准备的小商贩们，迅速收拾起各自的摊子回去了；剩下猝不及防的游客们，先是打起临时买的印有翼狮和贡多拉的廉价雨伞遮挡了一阵，看大雨没有任何止息的意思，继而狼狈地各自逃回旅店——是的，我早就应该加入他们，我早就应该回到自己温暖干爽的旅店里——现在看来，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几个小时之前，当带着咸味的狂风在我脸侧咆哮，吹得广场上一只鸽子都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面前的大雨是一场灾难。

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海水涨潮，吞没了广场四周所有的小巷。原本近在咫尺的旅店此刻



远在天边。我仰起头，眯起眼睛，试图在冰冷的淋浴喷头下分辨出头顶建筑物几百个一模一样的文艺复兴式长窗，我想如果周围没有这些和我一样逗留在广场上的愚蠢游客的话，也许我可以“飞”上去。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去冒险，何况我也不确定自己那点刚刚复苏的少得可怜魔法是否会在大雨中失效。

所以我还在这里，和普通游人一样湿淋淋地站在码头上，看着波涛汹涌的亚得里亚海，面对停运的航船无计可施，然后被迫退回逐渐被雨水淹没的圣马可广场，挤在回廊下这间小小的咖啡店里度秒如年。

这就是我的命运。

但所幸我并不是一个人。

一对衣着考究、上了年纪的法国夫妇；两个年轻的高个子，说话带着浓重的北部口音，是来自挪威还是瑞典的兄弟俩；一个独自旅行的澳洲背包客，三十出头，看上去似乎没什么耐性；加上对面这个美国口音的黑发青年，我们七个人不幸地挤在这间不起眼的小咖啡店里，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那对老夫妻互相依偎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大雨一动不动，像是陷入了某种遥远的回忆，只有他们紧握的双手偶尔安抚似的动作一下，才证明他们的生命并未随着凝固的时间而冻结。而相比之下，那两个来自北欧的年轻人就活泼得多了，他们两个靠着墙，一对瘦长的身体并排坐着，四条麻秆一样的长腿交叉跷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把玩手中的录影机，播放之前录下的片段自娱。澳大利亚人的笔记本电脑电量已经用尽，邻座传来的笑声令他更加烦躁不安，他仰起一头乱糟糟的姜黄色头发，不停地看对面墙上挂的时钟，但上面的表针走得很慢。

我在心里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我总觉得这家伙很快就要爆发了，也许就在下一秒钟，他会突然跳起来把那对吵闹的兄弟像筷子一样拎出去，抛在圣马可广场这口大汤碗里给淹死。后来店主人见势不好忙端来

了咖啡。

筷子兄弟持续着自己讨人厌的属性，利用长手长脚的优势，率先去木质托盘里抢咖啡，没有加糖就直接倒进了嗓子，苦得龇牙咧嘴。澳大利亚人轻蔑地嗤笑一声，同样端起那杯苦得要命的蒸馏咖啡，一饮而尽。坐在窗边的老夫妻礼貌地道了谢，颤巍巍地端起一边的小奶罐，小心翼翼地往咖啡里加牛奶。

托盘里还剩下最后两杯咖啡。

我抬起头，正好看到那个来自美国的黑发男孩，在拿起自己那杯咖啡的同时对我眨了下眼睛。

“希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这浑蛋竟然一个人躲在这里！”

我的手还未碰到咖啡杯，大门突然被撞开。一股湿漉漉的冷风瞬间冲了进来。澳大利亚人离门最近，被冰冷的雨水溅了一身。他眉头皱得死紧，几乎立刻就要发作，但门口两人落汤鸡一样的外表实在凄惨，他盯着来人，勉强把怒火压了下去。

那是两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他们手里有伞，但显然已经被风吹折了支架，完全不顶用了。两个人不知道在大雨里待了多久，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地方是干的。他们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淌着水，眼镜的镜框上滴着水，外套的拉链末端流着水，雨水不停地从他们的脸上、手指尖和胳膊肘落下来。他们两个站在风雨里簌簌发抖，就好像一对正在融化的蜡人。

此刻，我倒真的希望他们是蜡人。因为就在这凄风苦雨的威尼斯偶遇的两位游客，不幸我竟然认识他们！

左边那个戴眼镜的金发男孩，不巧正是我的前男友齐格弗里德——我嫌他名字太长，一直用首字母称呼他为小S——我们一年前在北京分别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此刻应该正在美国读他的工商管理学位，却不知道被什么风吹来了威尼斯。而更不巧的是他旁



边那位棕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姑娘，我在Facebook上看到过（他的头像正是他们两个的合影），正巧就是他的新女友艾米丽。

在异国他乡旅行，避雨的时候碰到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前男友，这样的概率到底有多少？我真后悔自己没有出门之前买乐透。

显然，当我对上小S镜片后面的眼睛，或者说，当他糟糕的视力勉强在室内不多的客人中间分辨出我的轮廓，他的震惊并不比我小。

“奥黛尔？”

我机械地点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我想我应该大度，特别是见到已分手的前男友的时候，特别是见到已分手的前男友带着自己的新女友一起出场的时候。

“你就是奥黛尔？”噢，亲爱的艾米丽小姐可比他大方多了。她甩了甩手上的水，主动走上来和我握手，“我听过不少关于你的事。”

噢真的？我很想故作洒脱地耸耸肩膀，可惜失败了。我的动作就好像是一只生锈了的机器木偶。与此同时，艾米丽冰凉的小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微笑是真诚的。

“好巧。”我嘶哑着嗓子开口，“你们……怎么会在威尼斯？”还会有什么惊人的答案呢，我真是明知故问。

果然，艾米丽说：“来旅行。我，齐格弗里德和希斯，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她随口一说，刚巧解决了我的疑问。噢，我真爱这个姑娘！

“谁知道这家伙竟然把我们抛下了。”艾米丽甩了甩头发上的水滴，对室内那个衣服干燥（与她正相反）的黑发男孩不满地努了下嘴。

“我走散了。”男孩开口，一句话就化解了自己所有的罪过。他走上前一步，微笑着对他的同伴点点头，“没想到你们竟然认识。这世界可真小。”

“这是奥黛尔。”小S指着我，憋得满脸通红，我看得出他此刻



并不比我好受。他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继续说：“她是我过去的，嗯……朋友。”

朋友？我翻了个白眼。我敢打赌，此时此刻，店里的十个人完全清楚我们的关系。

但再一次地，黑发男孩轻而易举打破了尴尬，“希斯·韦斯特文。”他友好地对我伸出右手，“相逢即是有缘，很高兴认识你，奥黛尔小姐。”

· 02 ·

他叫我奥黛尔小姐。这个称呼听起来异常刺耳。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左手的无名指，上面并没有戴戒指。

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

“我结婚了。”我小声说。但说出真相比我想象的更加困难。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吐出这几个简单的词，却在结尾处几乎一口呛住。不，我并非为自己结婚而感到羞耻，相信我，婚礼本身，连同随后的蜜月旅行对我来说都好像是一场未醒的幻梦。一切完美到极点，我没有任何遗憾。是的，我来威尼斯度蜜月，但另一位当事人却不在我身边。不，其实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小S突然出现了。这个我在一年前分手的前男友，此刻正和他的新女友一起，像魔术师的黑色礼帽里失而复得的兔子一样，突地一下子就跳进了我面前已经饱和的世界。

一年前，我告别周围一切去伦敦留学，小S是我关于过去唯一剩下的那部分。不知何故，当时的我，潜意识里仿佛觉得去了伦敦就会离他更近一些——这当然不是指物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上的。但后来连他也离开我了。就在我的新生活刚刚展开的那个确切的时间，我收到了他



的邮件，撕扯开一切梦想和希望的外衣，残忍地告诉我，我们没有未来。

我们就好像两条相交线，从地球两极那么远的距离开始，交会在中间，然后义无反顾地背向而行，大步流星，越走越远。我在伦敦而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有生之年甚至都不会再见面。

但地球毕竟是圆的。一年之后两条生命线再次相交，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来到威尼斯度假，又在大雨时分躲进了同一间咖啡店。

缘分未尽？

我禁止自己继续想下去。我已经结婚了。但我不想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个事实。我无意炫耀。我怕他们会追问我细节。我该实话实说吗？我该回答什么？告诉他“嗨，你的前女友现在嫁给了有钱的伯爵，哈哈”还是“不好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上辈子）是个魔鬼，我离开之后你有没有任何中毒的症状”？

我最好什么都别说。

但是他根本就不会放过我。

“吓？你结婚了？”小S目瞪口呆地盯着我，露出一副当年听说他初恋女友结婚之后，完全无法接受的类似表情。我知道，依照他不会拐弯的性格，他一定会打破沙锅问到底。我向来不擅撒谎。我完了。

“恭喜你啊！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现在在哪里？没有和你在一起吗？”艾米丽左顾右盼，摇晃着两条湿漉漉的长辫子，连珠炮似的发问，亮晶晶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他叫弗拉德，是罗马尼亚人。”我如实回答，“我们一同来威尼斯观光，但他去看朋友了。”

“他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么大的雨里去看朋友？”艾米丽睁大了眼睛，有意无意，狠狠瞪了一眼身边的希斯，那个黑发男孩，此刻他正像咖啡店里其他的客人一样，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几个。

我的脸更红了，声音压得更低，“我们分开的时候并没有下雨。”

“罗马尼亚人？”小S带着一股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愚蠢优越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不是吉普赛人吧？”

“不是。”我小声回答。说真的，我极讨厌他这个样子。和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的欧洲人相比，他们太无知，太没有礼貌，而且总是动不动就扯上那些并不存在的美国精神。

“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是你的同学吗？”艾米丽继续追问。她脱下湿淋淋的深红色Gap帽衫搭在椅背上，拉近椅子坐了过来。可能室内的温度相对外面过于温暖，她带着几粒小雀斑的脸蛋红彤彤的，年轻的皮肤饱满而充满弹性，就像是一个美味的苹果。近在咫尺，我可以闻到她皮肤上的盐分和热度，香波和润肤霜的味道在空气里蒸腾，还有一股明显的香味，是小女孩用的那种带有水果甜味的淡香水，并不是很贵。

然后互不相关的两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

一、那个香水是不是小S送给她的？

二、我饿了。

当我发觉自己在想什么，我很震惊。我震惊于自己一年之后还不能释怀小S的香品味位，或者，是自己竟仍然在乎。可事实上，我甚至根本想不起自己曾经和小S共度的那些时光。

清醒些吧！我对自己说——你和他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曾经如此，现在又有了一个级数性质上的飞跃。你甚至根本就从未爱过他——真的吗？但不管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想法马上就被紧跟着出现的第二个念头吞没得干干净净。

艾米丽让我产生了饥饿感。她红润的脸颊，她温热的气息，她柔软的小身体里面包裹着一个纯净天真的灵魂。

她凑得更近了。浓烈的混合气味冲击着我的大脑，我头晕目眩。眼前模糊起来，我不能聚焦了，我看不到艾米丽的脸，但我却可以清晰